



#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

## 豆角花开

□王祥林

母亲老迈了,自从父亲去世后更显老迈。但我每次回家,总看见母亲一副劳碌的样子,似乎永远没有闲下来的时候。

我家旁边原先有一座水磨坊,后来拆除了。母亲说,地闲着也是闲着,不如种些豆子。尽管我们不同意,可母亲还是抽空平整好了那块地。

母亲熟练着“清明前后,种瓜种豆”的谚语,小心翼翼地将豆种播在园子里。种子经不住时间的打磨,几天后便破土而出,脆嫩的两个小瓣好奇地看看这个有光有色的世界。豆角还在土层的时候,母亲便开始张罗支杆了。母亲说,支杆好比给孩子买衣服,小了就得换大号,豆苗顺着支杆长,会长得比天还高。豆苗“成年”后,叶子立在那里,像一排排哨兵。豆角开花时不分彼此,一律散开,就像整齐的队伍忽然解散,那是潮水般的散落,是烟花样的弥漫。

去年仲夏,我趁下乡之际回了趟家,大门虚掩,屋里却没有人。我心里一惊,母亲去哪儿了?我赶紧走到那一片豆角地,眼前的景象真让我呆住了:一人高的豆角茎干还在往高处蹿,翠绿的叶子分外肥硕,不遗余力地扩张着,茂密的一片绿色染尽了周边,绿得就像一块翡翠。

我回过神,连喊着“妈,妈”,母亲应了一声后,艰难地从浓绿中站起来。“给豆角施肥呢,豆角在开花的时候可不能缺肥。”母亲说得有板有眼。我走进那一片绿,吸着豆角花的清香,看着静水般的天

空,心里格外舒朗。泥土的味道飘浮在空气中,豆角依附在季节怀抱中静静地等待成熟。

我与母亲草草地打了个招呼就要回学校了。“连顿饭也不吃?”母亲眼里流露出一丝委屈感。但在我离开的瞬间,母亲还是微微地笑了笑:“在外面,注意身体!”

秋后的一天,母亲打来电话,让我回趟家。我知道母亲的心思,叫我拿晒好的豆角。我的确想回趟家,拿豆角还在次要,主要是对上次回家时母亲的委屈深感愧疚。第二天,我刚到家就听见豆角花香飘了出来。径直走到豆角地边,花香怡人。其实,许多地方的豆角早已枯萎,之所以我家的还是这么精神,全是母亲的功劳。从清明开始,一直到入暑节后,母亲分批种豆角,一茬一茬地种,一茬一茬地收,直到天气无法再让豆角发芽为止。秋后的豆角花与母亲的满头银发交相映衬,格外美丽。

工作之后,我很少回家,与母亲拉家常的时间也越来越少。晚上,母亲与我边拉家常边分装干豆角,哪份是弟弟的,哪份是妹妹的,哪份是我的,都安排妥当。第二天天不亮,母亲又下到豆角地,把新鲜的豆角摘好,照样分成几份。拿着几袋豆角,我心里掠过一丝苦涩,这些年的无暇陪伴、匆匆来去,我给母亲带来了多少委屈,她是否在暗暗埋怨着我?又或许,母亲对子女从来都不带一丝委屈、一丝埋怨,这只是一与生俱来的亲情。

(作者单位系甘肃省文县教育局)

## 一双布鞋

□韦秀琴

在办公室,总是穿着高跟鞋,昂头挺胸,一副神气的样子。但长时间穿着夹脚的高跟鞋,脚被挤得生疼,还有可能伤了脚。于是,非常怀念家里那双柔软温暖的布鞋,还有鞋底的层层温馨。

读书的时候,家里有些穷,几张嘴巴嗷嗷待哺,父母风里来雨里去,勉强只能糊口。家里很少买东西,至于女孩子最羡慕的那些衣服鞋子,更是想都不敢想。鞋子和衣服总要姐妹几个轮着穿,真是“缝缝补补又三年”。实在穿烂了,还会用作别处,不能浪费。

记得有一年,秋天快要到了,我依然整天拖着一双露出脚丫的凉鞋。看到邻居家小孩都穿上了漂亮的布鞋,非常羡慕,一有时间便借来穿几下。

秋收过后,乡下的人家就比较清闲了,但父母仍然忙碌着。他们不能让她地闲了,还要整菜畦,种上冬天的萝卜和青菜。晚上,父母从地里回来,细心的母亲发现我的脚被不合脚的鞋子磨脱了一层皮,她心疼地抚摸着我的脚,嘴里喃喃自语。

不知睡到什么时候,我迷迷糊糊地醒来,看见昏黄的煤油灯亮着。母亲还没睡,她翻箱倒柜找出家中不能再穿的旧衣服和破布料,把它们拆下来加上旧报纸,糊成硬硬的麻衬,摆在凳子边。

第二天,太阳一出来,母亲便

把麻衬拿出去晒干。晒干的麻衬更加坚硬,母亲拿在手里拍两下就可以做鞋底了。母亲趁我们睡着的时候,已经量好我们脚的尺寸,在硬纸板上勾画出来。她用剪刀细心地剪着,一个个弯弯的小脚丫形状便出来了。

母亲还要在剪好的鞋底缝上麻绳,一针接着一针,密密麻麻。针头很尖,鞋底又硬,母亲的手常常不小心被针扎破,隐隐透着血。母亲咬咬牙,一声不吭,继续低头纳鞋底。

纳好鞋底,母亲就开始做鞋面了。她选上一两块结实的布,外一层内一层地糊好,还要在中间一层加入旧棉絮,层层压实。最后,母亲要把鞋面一针一针地缝在鞋底上,一双崭新的布鞋就做好了。

冬天来了,一双脚穿上软软的布鞋,没有一丝寒意,可以轻松舒适地走来走去。脚暖了,整个身子都是舒服的,心情也美得很。然而,看到母亲,却不由得心疼起来,她的一双手,不知被磨出了多少水泡。

如今,早已有了各式鞋子,也不会再为买不起鞋子发愁。但我家门边的鞋架上,总会放一双白底黑面的布鞋。每每从外面回来,便迫不及待地穿上这双布鞋,脚底会升起一股暖流,满身的疲惫顿时烟消云散。

(作者单位系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六圩小学)

## 名家笔触感慈亲

### 胡适:她是慈母兼严父

我母亲管束我最严,她是慈母兼严父。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,打我一下。我做错了事,她只对我一望,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,就吓住了。犯的事小,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。犯的事大,她等到晚上人静时,关了房门,先责备我,然后行罚,或罚跪,或拧我的肉,无论怎样重罚,总不许我哭出声来。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。

——摘自胡适《我的母亲》

### 老舍:她的泪会往心中落

皇上跑了,丈夫死了,鬼子来了,满城是血光火焰,可是母亲不怕,她要在刺刀下,饥荒中,保护着儿女。北平有多少变乱啊,有时候兵变了,街市整条的烧起,火团落在我们院中。有时候内战了,城门紧闭,铺店关门,昼夜响着枪炮。这惊恐,这紧张,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,儿女安全的顾虑,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?可是,在这种时候,母亲的心横起来,她不愧不哭,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。她的泪会往心中落!

——摘自老舍《我的母亲》

### 丰子恺:严肃的光辉,慈爱的笑容

我十七岁离开母亲,到远方求学。临行的时候,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,诚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大道;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,关照我起居饮食一切的细事。她给我准备学费,她给我置备行李,她给我制一罐猪油炒米粉,放在我的网篮里;她给我做一个小线板,上面插两只引线放在我的箱子里,然后送我出门。

——摘自丰子恺《我的母亲》

### 冰心:她得每一个人的敬爱

她一生多病,而身体上的疾病,并不曾影响她心灵的健康。她一生好静,而她常是她周围一切欢笑与热闹的发动者。她不曾进过私塾或学校,而她能欣赏旧文学,接受新思想,她一生没有过多余的财产,而她能急人之急,周老济贫。她在家是个娇生惯养的独女,而嫁后在三四十口的大家庭中,能敬上冷下,得每一个人的敬爱。

——摘自冰心《回忆母亲》

### 史铁生:虔诚地抱着希望

母亲那时已不年轻,为了我的腿,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。医院已经明确表示,我的病情目前没办法治。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,到处找大夫,打听偏方,花很多钱。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,让我吃,让我喝,或者是洗、敷、熏、灸。“别浪费时间啦!根本没用!”我说,我一颗心只想写小说,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。“再试一回,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?”她说,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。

——摘自史铁生《合欢树》

### 莫言:不是哭泣而是歌唱

愁容满面的母亲,在辛苦地劳作时,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!当时,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中,劳作最辛苦的是母亲,饥饿最严重的也是母亲。她一边捶打野菜一边哭泣才符合常理,但她不是哭泣而是歌唱,这一细节,直到今天,我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它所包含的意义。

——摘自莫言《母亲》

### 林清玄:我的因仔回来了

“那时,你从头到脚,全身是血,我看到第一眼,浮起心头的一个念头是:这个因仔无救了。幸好你爸爸在家,坐他的脚踏车去医院,我抱你坐在后座,一手捏住脖子上的血管,到医院时我也全身是血,立即推进手术室,推出来时你叫了一声妈妈,呀!呀!我的因仔活了,我的因仔回来了……我那时才感谢得流下泪来。”母亲说这段话时,喜欢把我的头发撩起,看我的耳后,那里有一道二十公分长的疤痕,像蜈蚣盘踞着,听说我摔了那一次,聪明了不少。

——摘自林清玄《母亲的期待》

“凯风自南,吹彼棘心,棘心夭夭,母氏劬劳”,从《诗经》起,历代诗人就不吝赞美母亲的勤劳与慈祥。母爱是大地,支撑起成长的梦想;母爱是港湾,停靠着心灵的寄托;母爱是暖阳,融化了远行的疲惫。又是一年母亲节,在你的笔下,有哪些对母亲的回忆与诉说?

## 心中的康乃馨

□吴建

五一节后上班,走到一家花店门前,一个女孩递过一张宣传单,是预定母亲节康乃馨的广告。送花给母亲,确实是一件高雅浪漫的事。可对我的母亲来说,并不知道一年中有这么一天是属于自己的节日,更不知道母亲节那天儿女应送她康乃馨。这个普通的农家妇女,只知道勤勤恳恳地为家庭操劳,一心一意想让儿女过上好日子。

母亲任劳任怨,她的一生就是为我父亲、为我和姐姐而活,从来没想过自己。母亲嫁给父亲时,父亲家中一贫如洗,母亲用柔弱的双肩和父亲一起撑起了这个贫困的家。后来,父亲忙工作顾不了家,母亲便成了家里的主要“劳力”。那时在生产队里,母亲和所有男劳力一样,干着繁重的农活,回到家还要起早贪黑操持家务。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,母亲独自一人耕种五亩多亩责任田,播种、施肥、锄草、喷洒农药、收割打晒,常常“放下铁犁拿锄头,丢了铁耙拉拖车”。母亲为这个家倾注了所有的情感和心血,让我们健康成长,让父亲安心工作。

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,我们姐弟由嗷嗷待哺的幼雏长成快乐的小鸟,一一飞出母亲的掌心,分散在天南海北。我曾劝说父母搬到城里与我一起居住,但母亲固执地拒绝了。我心里清楚,母亲习惯了泥土的气息,走惯了田垄阡陌,脚印早已植入丰腴的土地。母亲最大的幸福,就是假日里她放

飞的“鸽子”回家。她会早早做上一大桌饭菜等着我们,临走还不忘把早已准备好的煎饼和亲手种植的蔬菜塞满我们的行囊。

每年的母亲节,无论有多忙,我都要推掉一切事务,赶回家与母亲一起过节。有时,我很想用城市人的浪漫,买一束康乃馨映衬母亲的布满皱纹的笑脸。但是我没有,也不曾告诉母亲康乃馨是母亲花。母亲也喜欢花,但她喜欢的是那些豆角花、黄瓜花、油菜花,这些花能结果、能吃。每年的母亲节,我只是送钱给母亲,希望她买些吃的穿的。可母亲舍不得花,她连自己挣的钱也积攒起来。我买房的时候,母亲一下子掏出五万元。我那辛劳一生的母亲啊,她自己一辈子没用过这么多钱。我不由得仔细打量母亲:无情的岁月,掠走了她的青春;流逝的光阴,漂白了她的黑发。尤其是额头上深深的皱纹,越看越像一个“爱”字,那是她用于儿女的一点一滴写成的。

丝丝白发儿女债,道道深纹岁月痕。拿什么回报至亲至爱的母亲?我时常这样问自己。难道只是在母亲节才想起感恩?不,每一天每一刻儿女都应生活在感恩之中。哪怕是忙碌之余的一个电话、一句问候,让母亲知道儿女平安,知道儿女心里念着她,她便心满意足了。

愿每个人心中都绽开一束永不凋谢的康乃馨。

(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如皋市林梓镇顾硕小学)

## 煎饼的味道

□臧安民

18岁那年,年轻漂亮的母亲,跟着父亲一路逃荒,千里迢迢来到东北,把山东老家的大煎饼也一起带到了过来。

摊煎饼时,母亲会坐在一小个板凳上,左边放一大盆磨好的玉米面,右边放一个盖帘,准备放摊好的煎饼。黑乎乎油汪汪的煎饼整子开始发热,嗞啦啦地响着,热气也随之升起。顶着热气,母亲用抹布一抹,擦去整子上的水珠,再洒一点油,那整子便油光锃亮起来。

油开始加热,烤着人的脸。母亲不慌不忙地舀起一勺面,倒在整子中央,勺子送回时,连带着抄起身边的煎饼整子。母亲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煎饼整子,在中间的面团上一抿,面团便铺开开了。等煎饼整子转完两圈,稀溜溜的面已经均匀地摊在整个整子上,只剩周围一条窄窄的边。

不到两分钟,薄薄的煎饼便熟了,呼呼地冒着热气。这时,旁边的孩子们早已迫不及待地伸着脏乎乎的小手,嘴边流着口水,用渴望的眼神看着大人们。母亲笑着说:“快给孩子撕一片尝尝!”每次母亲要摊煎饼时,村里的大人孩子都会围成一圈,妇女们想跟母亲学手艺,孩子们自然是要解馋的。

煎饼虽然很薄,但盖帘上也

厚厚地堆了起来。热心好学的杏花婶总会主动请求摊几张,可是“看花容易绣花难”,煎饼整子在母亲手上轻便灵巧,到了杏花婶手上却沉重不堪,仿佛也认生似的。面团总会粘在整子上,不能均匀地分开,厚一块薄一块,厚糊了。杏花婶勉强摊了几张,刚有点模样就被春桃婶撵了下去。春桃婶会坐在小板凳上,学着母亲的样子比划,可惜她摊出的煎饼同样不敢恭维。

多少年来,一到春天,母亲总会忙上两三天,摊满一大缸煎饼。干活回来,便折几张煎饼,再舀一碗大酱,切几块咸萝卜疙瘩,就着大葱吃,吃起来,满足得很。村里的妇女也想学母亲的样子,可她们总摊不好,母亲便放下自家活计去帮她们。每到这时,女人们手忙脚乱地笑成一团,煞是热闹。

如今,母亲头发白了,眼睛也花了,早就不再摊煎饼了。可是不知为何,每当看到卖煎饼的,我眼前总会浮现出那张黑乎乎油汪汪的煎饼整子,下面燃着熊熊的火,旁边是忙碌的母亲,身边围着一群婶子大娘,还有一群眼巴巴看着的孩子们……

(作者单位系吉林省东丰县二龙乡长生学校)